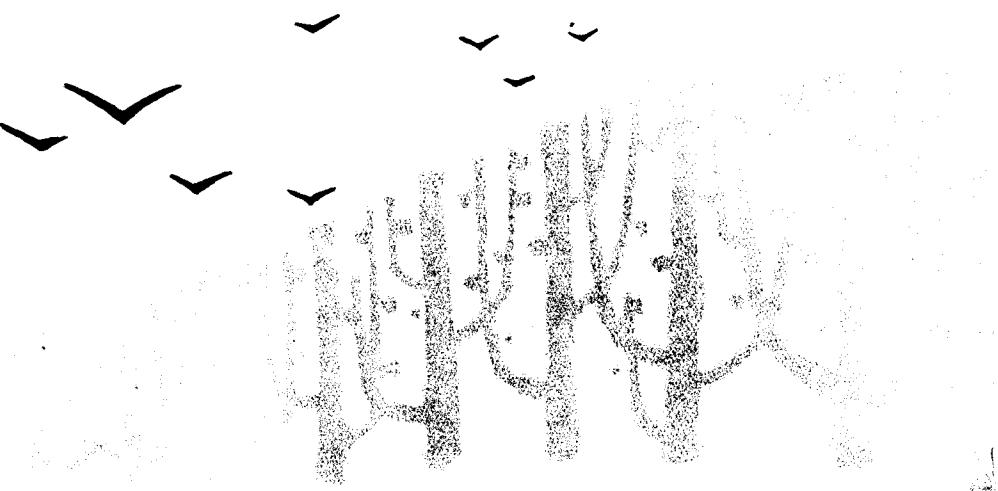


征农文廿乙散论比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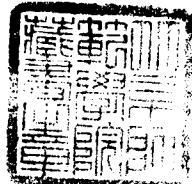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50



# 征农文艺散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6863

886863

责任编辑：高国平  
装 帧：钱震之

征农文艺散论集

夏 征 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精装 6 平装 2 字数 293,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装 1—500 册 平装 1—11,500 册

书号：10078•3345 定价：精装 2.25 元 平装 1.25 元

DESS/24

## 前　　言

我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接触现代文学以来，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历程中，我作为一个文艺新兵从事文艺活动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三十年代中期的三、四年（一九三三——一九三六），但由于在这之前或之后，都是做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始终与文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于文艺问题，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有必要，总得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这本《文艺散论集》，便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这些意见的汇集。

我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进入上海文坛的。那时正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兴起。我一踏上文坛，即抱着文艺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目的，把文艺当成革命的武器，用以激起人们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向往，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我没有受过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洗礼”，一踏上文坛，接受的便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教育；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和文艺问题，我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总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虽然当时知道的很少），作为评价一切文艺作品和各派文艺理论的标尺。我从一九二九年发表第一篇文艺论文——《所谓民众剧》起，

即一直是这样做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或者想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青年应有的基本态度。因此，在这本《文艺散论集》中，虽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华丽的辞藻，但每篇文章，都具有鲜明的倾向性、群众性和战斗性，使读者读了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知道我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求于读者的是什么。

我这样说，决不是认为这本《文艺散论集》内的文章，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每个观点都是正确的。好的动机，不一定都能得到好的效果；反之，动机不好，却绝对得不到好的效果。这本《文艺散论集》，虽然我自以为写作的态度是对的，但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和知识的贫乏，同时也受时代的局限，既缺乏应有的文学素养，又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有的文章的观点，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文章的说法，在当时是必要的、正确的，现在看来，则是不必要的，不正确的。这些，读者一看就会知道。在这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我感到有必要就如下几点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第一，收集在这本《文艺散论集》内的文章，有将近四分之三是三十年代或者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写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曾经指出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一方面是革命文化深入的时期。当时的革命文艺，就是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艰难曲折地成长起来的。

一九三六年，我曾经把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写的一些杂文编成一本集子——《野火集》。在这本集子的“前记”中，我对于这些杂文的遭遇，作了如下的描述：

……杂文是要不得的，是比其它文章更易“犯罪”的。

我每当要在什么地方发表一篇杂文时，我的不安总是伴随着高兴而来——希望它“罪从末减”。但实际上，这希望是很少可能实现的，最轻也要带上几处“伤疤”。

这就常常使我对于出现在眼前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尴尬面孔，特别感到亲切。

不管别人的轻视，抚摩着那些“伤疤”，也许还能从中认出一点这个世界的真象吧。

《野火集》的文章，大部分收集在这本《文艺散论集》内，“伤疤”也还保留着。现在，我指出几处给读者看一看吧：

《所谓文学的“普遍性”是存在的吗?》和《批评和鉴赏的区别是怎样的?》，这是“文学社”出的《文学百题》中的两题，向我征求意见的。在《文学百题》出版时，这两篇文章，都只留下了题目，文章却被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官抽去了。这个空白是以后补上去的。青年读者们！你们能猜想得到这是为了什么吗？

在《所谓“民众剧”》和《“为自己而写作”》两文中，都有一大段的引文，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这是作者的疏忽吗？不是的。是因为这两段引文，都是引自苏联人的著作，而当时国民党是禁止引用苏联人的著作，甚至连苏联人的名字也不许在文章内出现的。现在，事隔几十年，到底引自何书，我已忘记，也无从查考，只好留给读者一个疑问。

在《读文学书的兴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我们要研究（革命）文学，便必须使自己的生活与大众的生活接近……这样的情绪，才是文学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长串虚点呢？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审查官”把这段文字腰斩了，致使上下文连接不起

来。“这样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呢？令人费解。

国民党为了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投降政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有许多字是禁止使用的。在这本《文艺散论集》中，读者可以看到：凡是说到抗“日”的地方，都是以×代替，凡是说到无产阶级的地方，都是以劳动者或劳苦大众代替，因为国民党是禁止使用这些字眼的。在《从“统一战线”说开去》一文中，有这样的句子：“统一战线，并不抹煞劳动者的领导作用”。这里说的“劳动者”就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劳动者的领导作用，就是说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劳动者”与无产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样一代替，阶级界限就模糊了。

指出这些“伤疤”，让读者从中认出一点三十年代国民党虐杀进步文艺的真相，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收集在这本《文艺散论集》中的文章，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战斗性。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不但要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而且要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潮进行斗争。因为这各种文艺思潮，虽然他们打的旗号各有不同，如主张唯美主义的“新月派”；主张“文艺自由”的“现代派”；主张“不谈宇宙，只谈苍蝇”的“论语派”；以及明目张胆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派”（存文会），他们的矛头，主要的都是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如果不对这各种文艺思潮展开批评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就不能前进，甚至有被“剿灭”的危险。我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参加了这些论战，从这本《文艺散论集》中，也还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我想就其中几个直到现在还有争论的问题，讲一点当时论战的情况。

这本《文艺散论集》内，在我回答读者提出读什么书的文章中，我坚决反对青年读古书。我提到不要读《庄子》《文选》，不要

读《古文观止》，不要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不要读《红楼梦》，认为这些都与现实社会生活无关，是当代青年们不需要的（见《文学学习步骤及其他》），甚至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入逃避现实的自欺欺人的说谎文学之列（见《说谎文学》）。这种对中国古代文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必然要引起读者的惊讶和责难。是的，现在看来我的这些意见，是缺乏分析的，是有片面性的。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却是必需的。我反对读古书，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为反对读古书而反对读古书，而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当时那些提倡读古书的“文人雅士”而发的。

三十年代中期，正是国民党对内疯狂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对外实行卖国投降政策，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时候。在这种情势下，全国革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这样关键时刻，我们的“文人雅士”却提倡读《庄子》《文选》，读《古文观止》，读《红楼梦》，推崇袁中郎、陶渊明，要青年逃避现实，不顾民族危亡，埋藏到故纸堆中去。其用意，就不仅是如“五四”时期胡适用“整理国故”“少谈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来抵制、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那样，用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而是用以反对正在青年中轰轰烈烈展开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完全适应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投降政策的需要。反对读古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说是当时的革命形势所需要的。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人民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有责任、有条件把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接受继承下来；加强对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提倡青年读点古文，学点中国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认为，

就是现在，对待古代文化，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全盘否定，也要反对全盘肯定，警惕封建残余势力利用我们整理古籍来散布“复古”思想。

三十年代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是“新月派”梁实秋挑起来的。他诬蔑无产阶级是一个只会生小孩子的阶级，不配谈文艺。他打起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旗帜，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对此，鲁迅曾给予严肃的批判，指责他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在这本《文艺散论集》中，我的那篇《所谓文学的“普遍性”是存在的吗？》是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人性论”的。我指出：“人性论”者把“人性”当成文学的基本要素，把“美”当成文学批评的标准，是玩弄抽象的概念，而不接触问题的实质。但是，就是这样一篇说理的文章，却被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官抽去了。这证明：“人性论”问题，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人性论”为国民党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批评“人性论”就等于触动了反动的国民党的神经。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那篇文章，被国民党的审查官抽去了的原因。

“人性论”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是可以探讨的。但它和其它学说一样，在阶级社会里，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性论”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核心，具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个性的束缚的作用；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性论”就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三十年代“人性论”的论战，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又有人把“人性论”作为一种新思想加以宣扬，其用意不难想见。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重温一下三十年代这次

论战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题材问题，即写什么的问题。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兴起之后，这个问题，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点，就是：文艺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为工农服务；要求文艺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反映工农；要求作家深入生活，熟悉社会，熟悉工农。这是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根本对立的，因而遭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文艺流派的反对。

有人说，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写得好，题材是无关重要的，这种说法，看起来，似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对于写工农，却很反感。比如，以农村为题材，他们就反对。认为：以农村为题材，“一方面是把文艺所描写的领域，不知不觉的限制得非常小，另一方面，用同一题材的许多作品难保不陷入一种刻板文章的恶习”（见《关于题材》）。既然主张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为什么要反对写农村呢？显然的，他们所谓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实际上，是只准许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而不准写工农，是反对写工农的。五十年代，也有同志一方面主张题材多样化，一方面却认为写工农兵会使文艺流于公式主义。难道题材多样化不包括写工农吗？难道大家都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不会公式主义了吗？这是用公式主义的帽子来反对写工农兵（见《也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又有同志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决定一篇作品好坏的，不是题材，而是作家的世界观，但又说，“主张文艺反映社会主义”就是“题材决定论”。是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世界观的问题，是决定性的问题。但不能认为题材无关重要，把选取什么题材同作家的世界观割裂开来。我认为：一个作家选取什么题材进行创作，这件事的本身，即反映着作家

的立场观点——世界观。为什么有人偏偏不爱写工农兵而爱写小资产阶级呢？对于一篇作品的好坏，题材虽不起决定作用，确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无条件地承认“到处是生活”，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认为题材无关重要，那么，我们党号召作家要深入生活，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去，就成为多余的了。甚至，我们党中央提出的：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我坚持认为，题材问题，始终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把三十年代上海文坛上几次论战的背景告诉读者，使读者了解这几次论战的历史意义；当这些争论的问题重新出现的时候，可以增加一点辨别能力。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二点。

第三，在这本《文艺散论集》里，有许多文章是写给一般自学的店员、学徒看的。如《答问》和《通俗文学讲话》。因此，在作者下笔时，既要考虑读者的需要和水平，也要考虑到我们应该给予读者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学文学呢？各人的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想从文学作品中学到一点写文章的技巧；有的想成为一个作家、有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当然，我们要考虑他们这各种不同的想法，但我们不能完全迎合他们的想法。我们明白告诉他们：学习文学，对他们来说，不能只是学习写作的技巧，也不要希望都能成为作家，更不能只图自己的兴趣，唯一正确的目的，是把文学当成滋润自己的精神食粮，学习文学是为了从文学作品中吸取这份精神食粮，以提高对现社会的认识，增强求生存的意志，从而一步一步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也就是我们对这些自学文学的劳动青年的要求。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反对他们读古书，因为任何古书，都与现代社会无关，不是他们所急需的；我们反对读侠义小说、恋爱小说，因为这些小说，只能使人想入非非，有损于青年身心的健康。我们提倡读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也提倡读外国的革命小说，因为这些小说，都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在封建制度下被剥削、被压迫、被凌辱、被毒害的典型的农民形象，预示只有推翻封建制度，人民才有生路；《子夜》描写了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攻下破产的悲惨结局，预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前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读者从这些小说中可以得到启示、得到鼓舞，可以提高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求生存求解放的愿望和信心。三十年代，就有许多青年，因为爱读革命文艺作品受到感染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回答他们提出如何读文学书时，总是告诉他们，主要的应该学习作品的内容，比如，作品所表现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作品中的人物如何活动，扮演的什么角色等等，不要着重注意作品的形式和技巧。因为形式与技巧，毕竟是服务于内容的，也只有从作品的内容中才能吸取到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当然，这是对一般的自学的劳动青年而说的，如果对于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当然又当别论。这个问题，我在《通俗文学讲话》中已经讲到了。

为了适应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的自学青年的实际情况，我总是力求把文章写得通俗些，不仅是文字上的通俗，而且力求内容通俗化，使读者读得懂，易消化。通俗化、大众化，是当时提出的向广大自学青年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一个带方针性的口号。《读书问答》、《读书生活》，主要的就是做的这项工作。这本《文艺散

论集》中的《答问》和《通俗文学讲话》，都是我对这个方针的实践。《通俗文学讲话》，我原计划逐篇在《读书生活》上发表后，整理成一本通俗文学基础理论读本，后来，因我于一九三四年底离开了读书生活社，这个《讲话》便没有继续写下去，成了一些片断的留有很多缺点的未完成的著作。

为了力求通俗化、大众化，在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第一，总是从读者的思想实际、生活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说明问题，而不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提出问题，说明问题。第二，尽量避免用科学用语、学术用语，力求把科学用语、学术用语翻译成大众语言；第三，不要连篇累牍的讲大道理，要多举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例，从这些事例中引出大道理来。要做到这几点是不容易的事。由于我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经验都很缺乏，因此，在文章中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不全面、不深刻，甚至以辞害意，是难免的。关于通俗化、大众化这个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工作，我认为不仅在当时是一项重要工作，是应该做的、必须做的，就是在现在，要求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的时候，也还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科学家，除了努力于“提高”的工作外，最好能够把这项普及工作担负起来。

让读者知道我的这些文章，是写给谁看的，要求于读者的是什么，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三点。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一说。在这本《文艺散论集》中，附有两封信。一封是茅盾同志写给我的——《给一个未会面的朋友》；另一封是我给田汉同志的——《致伯鸿先生》。茅盾同志是左翼文艺运动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文坛上除鲁迅外最受人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我同他虽然从未会过面，但他给我的教益却是使我永远难忘的。这封信，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支持。充

分反映了他对青年的关怀爱护以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态度。田汉同志是我国卓越的戏剧家，是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我给他的这封信，是回答他对我的那篇《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批评的。当时，我不知道伯鸿就是田汉。后来，朋友告诉了我，并劝我不要同他争论，他当时是左联领导人之一。我答应了。可惜他的批评文章一时找不到，但是，就从我的信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批评，对我是有益的，它促使我对京剧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现在，他们都逝世了。我把这两封信附在有关文章的后面，以表示我对他们深深的怀念。

夏征农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

# 目 录

前言 ..... 1

## 一 随 笔

春天的消息	3
“亲善”新解	5
论“雅俗共赏”	7
说谎文学	9
“请用竹纸毛笔”	11
“为自己而写作”	13
名誉跟劳作	15
关于题材	17
谈“生产合作”	19
理论跟技能	21
秋天到了	23
论识字不易	25
谈“粉饰”	28
读史偶感	30
拿些什么给大众读	32
不要污蔑了“大众文学”	35

从“统一战线”说开去.....	38
由梅兰芳赴俄演剧说到中国人的面子.....	41
论通俗文的通俗.....	44
电车上.....	47
祝儿童年.....	51
看戏刍议.....	53
谈谈请客之类.....	56
五年的血债应该偿还了！.....	58
谈丛书年和通俗化.....	60
一九三七年文坛的展望.....	65

## 二 答 问

文学学习步骤及其他.....	69
怎样增强记忆力.....	77
怎样才不会做“书呆子”.....	80
读文学书的兴趣.....	85
怎样写日记.....	89
诗的作法及其他.....	93
谈连环图画故事.....	98
论生活与思想.....	103
论小品文.....	106
论章回体小说.....	109
论作品的内容.....	113
论幽默.....	116
唱歌跳舞是艺术吗？.....	118
论创作的主题.....	120

关于“接受文学遗产”.....	123
文章可以报国吗? .....	127
关于《文学概论》.....	131
读《啼笑姻缘》.....	136
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	143

附：致伯鸿先生

一个士兵的人生观.....	152
结婚后的女人的自学问题.....	156
中国“五四”后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经过.....	163
从手头字谈到语文改革.....	171

### 三 乱 弹

所谓“民众剧”.....	179
所谓文学的“普遍性”是存在的吗?	
——答文学社问.....	185
批评和鉴赏的区别是怎样的?	
——答文学社问.....	189
怎样建设大众语文学? .....	191
再论建设大众语文学.....	194
妇女研究文艺的途径.....	197
漫谈电影.....	202
致“青年创作”的青年作家们.....	206
附录：给一个未会面的朋友.....	茅盾 211
为什么研究文学? .....	216
我对于“国防文学”的一点浅见	
——为《文学界》征文而作.....	221